續集 三四

共十一

詩經講義 七

詩經講義續集三

外孫男 尹廷琦 謹述

褰裳 鄭

此恐賢人之居異國者辭其無禮之招而託言男女之怨也男女之際量其淺深每取涉川之義詳匏有苦葉有狐此詩之所以言涉溱也涉川而深厲淺揭卽婚姻之量禮淺深也

褰裳而涉褰而涉曰揭卽量度淺深而就其淺處也賢者委質若女之從人禮際無闕則量可而進有似量水而涉以淺處此所謂褰裳涉溱也如其不然之楚之晋何適不可此之謂豈無他人也未娶曰士賢之未就聘如女未許嫁旣不許

身無所守義也狂童亦借男女之詞也褰裳而涉亦豈淫
女之詩乎郎以刺淫人之無禮相從也

丰

此詩恐亦前篇褰裳賢者之詩也前旣以禮不備而不涉
溱矣今為禮聘而遂就也君子委質無異女子之從人欲
無禮以相要則我豈從之男必親迎然後女乃行之矣始
之俟巷次又俟堂者自外漸內而俟就其室男未嘗親迎
也其猶君不聘幣而徒然坐俟於城闕宮闈也賢豈肯不
量義而先往哉往赴其期曰送往從其人曰將賢不先往
郎女之不送不將也今焉就之故曰悔也首二章之首兩

句皆屬男邊語而以悔予結之則下兩章之首兩句亦當一例爲男邊語而並以駕予結之也然則衣裳錦褧盖是男邊之盛服譬則婚禮之備幣也於是焉許嫁故駕而與歸矣其猶玉帛車乘備禮聘迎則賢人始就而君車之載歸矣不送不將則未有婚義所以指彼男曰子也駕予與行則婚禮已成而夫婦所以謂叔伯也

子衿

挑按字書往來貌挑達恐是往來城闕嚚嚚肆志之貌儒服儒佩此是學校之靜雅故往來挑達在於城闕也(闕者門闕)也非但此詩東門之墠風雨皆思賢也詳講義

揚之水

此乃反語也激揚奮厲之水反不流楚薪之輕詳王風揚之水必無之理也以喻離間之人言初不近理無非此類也王風之揚之水則言其流之甚易故先薪後楚楚輕於薪而漸易也此言迂誕之不可信故先楚後薪薪重於楚也甚輕之楚而不流者易辨其無理尺童之所不信故只謂之迂也稍重之薪而不流者言或疑似故告之以不信也謂以不信則較之迂而戒更緊切矣此爲諷刺而作則予汝二人終非男女之相謂必是同朝之僚友漸構猜隙也與采苓可旁照

出其東門

高克棄師既在河上則河上卽鄭國之東師潰軍計之日婦女之聞計者不知誰生誰死空其一齊出東門以迎其還也如荼既是喪服之素白則如雲亦是白且衆也匪我息存聊樂我員既是生還者之各尋其匹則此詩盖爲生還者之語致也然則出其東門是屬誰邊語予盖師潰而生還者自河上而西到鄭之國郊遠而望之則出東門之闉闍者如雲如荼之女也所以曰出其也其字卽彼字之意也邶風則云出自北門然此非生還之軍所自作也乃詩人所以刺棄師致喪也

野有蔓草

詩之取興率各以類而皆有規例凡喻聯屬相糾之義則必用草之蔓者（如緜緜葛藟 蘞蔓于域）喻欣喜浹洽之義則必用露之零者（如蓼蕭 露湑）野有蔓草卽託詞取義非眞野田草露間之相遇也蓼蕭零露何當於王侯宴享之席乎河洲雎鳩何與於后妃友樂之筵乎此盖見賢人而託設男女爲詞也草之蔓延者人之會遇而聯屬親糾之意也露之溥瀼者心焉瀉之浹洽沾足之意也清揚婉兮者愛之而託詞男女之相慕容貌也（清揚詳鄘風 君子偕老）朋友之道相勸以善故曰與子偕臧也（臧善 也）左傳鄭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此若野田草露犬彘之相從

則安敢誦於他國使臣乎受之者寧云惠乎

溱洧

淫者不當自謂曰士與女此是刺淫之詩也上巳祓除乃後世之俗以此證鄭俗而爲秉蕑贈藥之案則恐未知何據士女戲遊盖以紫蕑紅藥之時則暮春之惠風和暢無非佳日良辰未聞古俗祓除如山陰脩禊也將者隨也從也將謔者隨行逐隊昵昵戲謔也此句是詩人之譏諷斷非淫者自叙之語致也

齊

季札觀樂而於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國未可量也言將

復興今考齊風十一篇其七刺淫也季札抑奚取於斯而美之哉盖其淫穢雖醜而刺之者則賢人之詩也正人之詩也其意剴切其辭嚴正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齊襄一人之醜行何玷於全國之俗乎若其詞氣之卓犖聲韻之瀏亮又非諸國所及所以為泱泱之大風也至於還與盧令比之二南聖化當遜幾籌以其俗尚之儇捷便利可與進取桓公用之富強以成霸業良有以哉

東方之日

此刺文姜也文姜自魯來齊而齊在魯東故以齊人而言之則齊是東方也以文姜在齊時之日月而言之則東方

之日東方之月也彼姝指文姜也我者齊人自謂也文姜
之來也還也皆齊襄迎之送之故曰履我即兮發兮也東
方之日而彼姝在室則日之方出而文姜至齊白晝行淫
怙不為愧也文姜之在我室即是躡齊襄之跡而來就斯
謂履我即也東方之月而彼姝在闥則月之方出而文姜
離齊昏夜發行出去門闥也還亦齊襄送之故文姜躡其
跡而啓發也在齊則白晝行淫還魯則昏夜啓發也夜而
發行與載驅詩之齊子發夕相對照之句語也此詩之見
月發行者自齊而還魯也載驅之當夕發行者自魯而來
齊也蓋其始發無論自齊自魯皆在國都則萬目愕瞠萬

口唾詈不堪其醜恥所以其來其還之時始發必夕也

東方未明

以卒章言之此盖晨夜發行而促召也陳靈公之從夏姬朝食于株邑則晨夜而發行也齊武帝之幸琅城雞鳴而湖埭則昏夜而發行也人君之動作無節俾夜作晝今古一轍也晨夜發行若是促召故顛倒之也

折柳樊圃盖喻宮門之防限也垣墉周繞宮門鎖閉戒夜淺嚴則防限截然未明不可開不翅折柳之樊圃也今焉晨夜洞開無難出行此其踰越夜防反不若狂夫圃樊也

南山

必曰有蕩之道所以譏刺也有蕩則坦坦平平正直之路也有蕩之道而由歸亦婚姻之正禮也今乃從此路而行醜穢乎

葛屨五兩旣爲齊子五如之數[詳講義]則必云葛屨而不取白屨之潔素者賤醜其行斯取於葛之賤品也然則葛屨爲女邊之物而屬於齊子冠是婚禮之始也冠緌爲男子之服而屬於齊襄女子則非婚禮不行所以五如皆取義於婚禮之行具而爲葛屨五兩矣男則不然只於初次淫合之會而取義婚禮之冠服餘不必每每取婚禮之義故一次之冠緌一雙也若其曰兩曰雙蓋取男女耦匹也

按坊記孔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遂引伐柯匪斧取妻匪媒藝麻其畝取妻必告之句蓋麻匪畝則莫藝禮匪幣則不行以麻之藝喻男女之相見者麻是交索之物有似男女之交合也逸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亦以絲麻喻夫婦以衡從之畝喻行禮之幣者田畝之經緯縱橫是布帛之紋布帛節幣麻之樹立有似男女之成立畝之瀟洫有制經緯交成有似帛幣之登降有數往來交錯也伐柯今詩作析薪蓋析薪則斧居兩間而析之其猶決婚則媒居兩間而決之所以斧之喻媒也此謂魯桓之取妻以禮也○淫醜實在齊襄而此詩下兩章顯言取妻歸告於魯桓誠以

齊人之詩不敢指斥其君惡也

甫田 說見小雅甫田篇

此亦刺文姜也甫田者方千里全畿之大田也文姜遠耽在齊之襄公譬則農夫之耕藝遠畝也一夫百畝而已至於千里甫田則匪其所當而濫侵他畝其猶文姜旣有魯桓而濫淫齊襄則是濫及不當之他畝此其田甫田也文姜淫齊則襄公必害魯桓其猶農夫之田甫田則惡莠必害田苗莠卽齊襄也文姜旣嫁而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然則襄公之於文姜已遠者也所以謂遠人也講義所引說苑法言則只是斷章取義

卒章指齊襄也文姜未嫁在齊之時襄公固是童年與文姜同事父母拂髦緫角矣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拂髦緫角今日婉孌緫角者明其為兄妹也及夫文姜旣嫁之後曾未幾而相見遂乃突弁矣突弁二字取義寂寥突者突然出來也易之离九四突如其來者實是冠盜則突出者冠盜來奪之象也弁者冠禮三加先用緇布冠之名也左傳杜氏註冠者婚禮之始也齊襄之淫合文姜蓋取義於婚行以譏切之上編之冠緌雙止卽是也然則向者緫丱為兄者今日突然出來有攘奪之氣象遂乃具婚行之義而戴冠禮之弁此卽攘奪魯桓之美而行淫成婚者也驕桀之著今而為盜

為奸而突出也突然與婉兮孌兮相索對也

敝笱

梁笱已見邶谷風蓋古語而用於夫婦者也詳補義文姜是魯桓夫人則魯梁之笱也已寡之婦則敝笱也魴與鰥鱮是衛流彷徉之魚見補義周南汝墳蓋指齊襄而鰥又是鰥寡之鰥也齊襄方與已寡之文姜淫合則寡之對耦即鰥此首章所以言鰥也託喻於笱則逝梁發笱也齊襄之挑發文姜行淫即目魚之挑發敝笱也笱之已敝故魚之無憚也文姜之已寡而魯桓已死故齊襄之無憚也至於唯唯則魚之出入無憚也

陰雨之象以喻男女之媾合見邶谷風及伯兮水從雲下而為雨
齊襄文姜男女淫合故取象於是也首章而曰雲者文姜
之始歸齊而陰穢之凝聚為雲也二章而曰雨者陰穢之
凝聚者交合而和解卽雲之為雨也於是乎男女媾精而
耽慕之情悅解也卒章而曰水者雨下而水遂乃蕩沱也
於是乎淫穢之浹洽而快瀉也此雖以從之衆多而言之
若其取義於雲情雨態勘字立文乃詩人之妙處也蓋文
姜之淫齊襄乃天厭鬼議萬目之矆視萬口之竊罵也考
之春秋其相會合非一非再故國人刺之亦不止一再若
是深切也以若醜穢之行其從者如雲如水卽行人之彭

彭儦儦也此其恬不爲愧也
魴魚左傳以爲衡流彷徉之魚(哀十七年)此則齊襄橫奪魯桓之美而彷徉橫行之象所以首二章皆言魴也鰥魚目恒不閉愁悒不寐此則齊襄之寤寐悒悒思望文姜之象所以言於首章則文姜方來在途而未至齊之時也鱮魚性每旅行故字從與以取相與之意此則文姜既來而齊襄相與以行之象所以言於二章也蓋言之鰥是鰥寡之鰥則首章文姜未來之時齊襄獨處是乃鰥之獨也與鱮之旅行對勘也唯唯者相應相諾之辭魚之出入相樂之意此則齊襄文姜相與聚首應諾䞸要之象所以言於卒章

也詩之妙處若是精密詩可易言哉

載驅

發夕者當夜發行也文姜之淫齊其來其往始發於國都皆以昏夜以避萬目之瞻視故自齊往魯則月出而發行詳東方之日今焉自魯來齊則昏夕而發行也

豈弟按表記作凱弟而凱同愷弟同悌豈弟者愷悌也愷者和也悌者恭也既和且恭者君子之德也乃杜氏之註左傳以豈弟為樂易陳澔之註表記亦以為樂易既有樂只君子則樂易之義不其複疊乎豈弟之為樂易者訓豈為樂訓弟為易古註無據也大雅魚藻篇之豈樂集傳云豈亦樂也此恐語疊也訓豈

為和而看作和樂之意則可以允當豈既是和也則此詩之豈弟卽文美之
恬不知恥雍容自得外作和恭之儀也文美之醜穢而曰
豈弟者君子偕老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意似美之而
實所以譏諷也爾雅曰愷悌發也郭註云發發行也詩曰
齊子愷悌此蓋發行時之容儀豈弟也
男女之際多取涉水詩之法也見匏有苦葉蓋喻量度淺深必
以禮義也新臺之河水瀰瀰氓之淇水湯湯此詩之汶水
湯湯皆取其水之盛滿橫流以示其不量淺深也
載驅薄薄者文美之欣動慌忙發行之疾也備擧車馬之
儀飾者華麗自矜無非可醜之甚也首二章則以發行時

言也三章以下則行人渡汶行行在途時事也彭彭儦儦莘莘從衆多無非可惡之極也鄉翔遊敖行色欣聳略無羞澀之意節節譏刺也

猗嗟

頎者首俯之貌按檀弓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然則頎與顙義大同小異而首之俯也頎恭而俯則似近鞠縮今焉頎而亦長則伸直脊骨而肩背益起也此為俯仰之得中也所以抑若揚也抑若揚兮則俯亦軒舉也家語孔子學琴而得文王之為人曰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

玉藻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趨所以觀德儀也射義曰射

者所以觀盛德也舞者禮樂也樂記曰觀其舞知其德此
所以歷言也魯莊善射故三章皆以射言之
名者目上也爾雅引猗嗟名兮之句而云目上爲名首章
曰美目揚兮次章曰美目清兮卒章而合言之曰清揚清揚
已詳君子偕老誠以孌婉之容專在眉目間也極口讚美者容儀
舞射而已毫不及於德行則譏刺在其中矣貫革之射軍
射也射則貫兮故謂之禦亂也終之以禦亂者其意若曰
善射只可禦亂不能防禦母淫也
中間插入展我甥兮一句者詩人直筆嚴於春秋也全篇
諷刺其不能防禦母淫遂云我甥則其母之淫果與我爲

誰子言之醜辱則不言而其聚麀之穢昭然莫掩也

魏　葛屨

舊註以好人謂其君子此恐不然旣云佩其象揥則象揥卽后妃夫人之服飾然則好人乃其公姑也孔雀詩以公姑爲大人此亦一例語也糾糾纏綿之意葛屨織成者其狀糾糾然也糾糾然之夏葛不當於冬霜(冬則皮屨)而今焉履之摻摻然之女手尚早於婦功而今使縫之此其取興而葛屨直可驗新嫁之女也按說苑記春秋時諸侯婚禮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也禮夏葛屨冬白屨婚禮用之今以婚禮所用之屨仍使履霜則

糾糾之葛凄其以風其儉於新嫁之女可知矣尚着葛屨
則新嫁可知而使之縫裳則閭巷卑微猶且不然況堂堂
公侯國之來嫁者乎此爲太早計也古者讓必由左故至
于後世凡禮讓則拜于路左卽此義也儒行篇曰小讓如
僞宛然左辟卽小讓之僞也象揥是妃夫人之所佩君子
偕老之篇曰王之瑱也象之揥也是也新婦則未及廟見
遑執婦功治其要襋公姑則提提然安閒自得小弁云歸飛提提
宛轉然雍容自矜飾讓左辟此其不均而褊私也新婦則
葛屨履霜公姑則盛其服飾而王瑱象揥璀璨於翟繒雲
鬢此尤秉心之不均空謂之褊也大抵夫人衣裳三宮供

職則嬪御世婦不患無人必使未廟見之女以纖纖之手勤苦要襋而後服之此其偏嗇於新婦也褊者偏情也此詩未必縫裳女自作則是刺其公姑也

汾沮洳

韓詩外傳釋此詩曰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詳究詩意則采桑采藚既曰言采則語致與薄采無異此乃詩人託興以自己之言而曰言采也其曰言采次曰彼其之子此是對舉之文而采桑者與彼其之子各自越邉也公路公族以若貴人斷不當躬行水邉甘

為采桑采蕢之鄙事且彼其之采不當曰言采彼人之采則王風云
彼采葛兮此蓋詩人以采桑采蕢之民自比而言彼其之子以
致願戴之意也
必稱其美何也光彩容貌之如英如玉則望而知為貴人
宜其有驕奢自矜之色今乃不然淡自謙恭卑讓真是有
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頓然無
公路公族驕貴之態初不似居是官者此之謂殊異也○
人之所以知貴人蓋以容貌韓詩外傳曰君子容色天下
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此詩公路公族之知為貴人而必稱如英如玉是也

莫藚皆空下濕所以釆於沮洳水曲也桑宜於阪（秦風曰阪有桑）阪遠於水而為彼一方也莫似柳葉初無光色之可名故以喻其美則只用虛字而曰無度也桑有遠光之葱蒨（見南山有臺）故以喻其美曰如英英華者光彩也藚則根白（藥名澤瀉）故以喻如玉也

園有桃

桃匪果之美品棘之實又不足以食皆不如五穀特以園圃近而田疇遠故但貴其近而易致遂乃桃實而猶充籩豆之殽棘實而猶且食之蓋此時魏君信用近習不求草野之賢則小人之惡而猶用之即桃棘之實而為殽為食此其取比也國者都城之內也孟子曰偏國中無與立

談是也極者止極之有定處也罔極則德之不一而無止定也勿者禁止之辭此乃我之自止而更不欲憂思故謂之勿思也恐非指彼之特未思而言也

陟岵

岵屺罔蓋以山形高下之等差以喻父母兄之倫序若王風葛藟之滸涘漘也屺者山之紀也秦風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集傳曰紀山之廉角也廉角則山側也次於岵者也岡有二義爾雅之岡則山脊也天保之如岡如陵則非謂山脊也乃遂岡次於山而為阜陵之類也今此岵屺乃山而高於岡陵者也就中論之岵高於屺其猶父尊於母

故於岵而父於屺而母也岡陵卑於山而爲岵屺之次其猶兄次於父母故於岡而兄也

十畝之間

魏之國亂時無井田之仁政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則均井授畝之制蓋遂廢矣賦歛無藝民困於貪虐故思適井畝受廛之居而作此詩卽碩鼠適樂土之義也閑閑泄泄卽安閑自得之意十畝間之閑閑者一夫自家之安閑也十畝外之泄泄者鄰畝近廛之亦自得也此其願適之樂土也蠶桑是婦功也必曰桑者則此爲婦女願逝之詞蓋碩鼠則農夫之願適樂土也此詩則桑婦之願逝樂土也

十畝者一夫所耕也周之井田法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宅八家各以二畝半為廬宅之地則所餘者八十畝也八夫同養八十畝則一夫所養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各夫所受為十一分而取其一也孟子所云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即是也廬宅樹墻下以桑則各夫廬宅實在各其所養十畝之間此之謂十畝間之桑者也八夫各自以十畝計之則自家所養十畝之外仍是他夫所居之廬宅而一例墻下之桑此則十畝外之桑者也

伐檀

賢者道不得行不求祿仕甘為稼穡狩獵以食其力此詩

所以諷刺時政也君子之得行道譬則車行以輻輪車之有輻輪將以行陸也今寘之河其何以行乎哉君子修道可以行世而今處亂國無由得行無異伐輻輪而寘河也造車者自輿始(輿車底也)伐檀之車必以輻輪蓋輻輪所以行車也車之求行故伐爲輻輪卽君子道之求行也

賢者穡獵以代祿食古之班爵祿也仕則有田祿今所云三百者仕祿田畝之數也據王制公侯皆方百里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以九一之法則十億畝爲公田內除卿大夫士之祿田(見下節)及邑大夫之地(合城邑之)守牧則萬畝爲君之祿田(與天子十億畝祿田大小不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方百里故田)

畝之數亦同而除家臣祿田及邑宰之地則所入亦萬畝以萬畝之入又除官師百工

月俸之廪及賓客之供馬食之費。諸侯千乘爲馬四千四天子之卿亦千乘則又減幾分天子之卿又於萬畝內除家臣月俸賓供馬食則其減亦同其實不滿萬

畝幾分而爲幾千畝天子之卿亦然○天子則萬畝爲實入之數此大小之別然而以

君田而計大數曰君祿萬畝也萬畝者以地方十里一成

之田計之爲九萬畝內以九一之法萬畝爲公田之數也

左傳所云少康有田一成復禹之績是也孟子答北宮錡

之說詳言爵祿之數萬章下編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今以君

祿萬畝十分之一則卿祿爲千畝以食二百八十八人據王

制卿祿千畝四分之一則大夫之祿爲三百畝四分千畝當爲二百

五十畝而三百畝亦未嘗非四分之一也其以三百畝者取成數也以一夫百畝計之則三百畝卽三夫之田而謂之一廛者也蘇秦所云堯無三夫之分蓋以大夫田祿三百畝而言之也

廛者井地二畝半之廬宅已見上受居之名也億者禾秉之數至億也囷者禾之圓聚也三百則以田祿之數而言之廛億囷則以稼穡之入而言之今者耕以代祿故以田祿三百畝所收之數而納稼穡之禾於所居之廛則曰三百廛也取禾三百廛者取以三百畝之數於廛也以田祿三百畝之數而致稼穡之禾至於億秉則曰三百億也取禾三百億者取以三百畝之數者爲億秉也以田祿三百畝

之數而積稼穡之禾為圓囷則三百囷也取禾三百囷者
取以三百畝之數而為囷也
縣者曲禮所云犧賦也即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鄭註云
互若今屠家縣肉格也大夫祭祀賦歛邑民供出牲牢者
謂之犧賦而家有縣肉之互此之謂縣也田祿三百畝則
大夫祭禮五鼎五鼎則有牛牲之縣仕而有縣即牛牲之
肉也貆特鶉則狩獵之獲也以其獵獲而代互縣故謂之
縣貆縣特縣鶉蓋以代互縣而貆特鶉也即與三百廛囷
同一語致也
始而輸納於廛既納廛而數其禾秉則億也以億秉而圓

聚則困也始而瞻其所懸則貆也次而詳其大小則三歲之特也與禾秉之億相照勘也鶉則物之小者必合聚幾首而懸之矣與禾之億秉合聚而困者相照勘也

君子之與世鑿枘無異代檀而寘河則道之已無可行也道既不行尚求祿食以代耕則徒為尸位素餐即易之无妄六二先祿食而不耕穫不菑畬也（出坊記孔子云）食君之祿曰餐孟子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所以道既不行則不求祿食必自食其力稼穡以代祿食狩獵以代互懸矣故曰不稼不穡無以取禾廛不狩不獵無以瞻懸貆也此其寧甘窮居食力不為無事而素餐也

干者水邊厓岸處側者人不知之僻處鄘風柏舟在河側之義而水
之涘畔也漘者地之直接水而為居處自干而側而漘漸
近而逼水以喻漸入亂邦道之愈不行也
漣猗爾雅作瀾漪云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言渙瀾小波
為淪言蘊淪直波為徑言徑涏然則猗即漪漪者水波也漣猗
即瀾漪瀾猗者波瀾之連起也瀾與檀干韻叶直猗即直
漪波之徑涏直行也淪猗即淪漪波之蘊藉圓淪也
檀是木材姑未裁斷為輻輪則只是連亘之大木也漣即
是瀾則大波之連瀾也氓詩之泣涕漣漣是連流者也所
以檀與漣對勘也從爾雅瀾漪則未輻輪而大木之檀与大波之瀾相照對就檀而伐

為輻則輻也者以為直指也周禮考工記云所以輻與直對勘也伐之為輪則輪是圓轉者淪從輪之侖而水紋之圓轉如車輪也所以輪與淪對勘也始而連波之漣瀾遂乃連瀾之波勢大而疾往故徑行為涏直既直行而到漘則水接陸而且淺遂乃圓轉為淪者水勢之然也始而以木材則是大木之檀而伐之為輻既成輻而次為外周之輪者車制之然也此則詩人立詞成文之次序條理也

碩鼠

按左傳晉獻公十六年魏為晉所滅是時晉自曲沃新得

志滅耿滅霍無不如意貪暴自恣此詩蓋魏滅之後其舊臣留存者苦晉之貪暴而作之也碩鼠者晉政之貪暴也晉既滅魏暴殘其民故曰無食我黍也晉之滅魏蓋已三年而魏之臣民亦已服事於晉故曰三歲貫女也爾雅曰貫事也論語曰仍舊貫不曾顧恤之德惠之慰勞之故曰莫我肯顧肯德肯勞也

直者義之得正也韓詩外傳紀田饒去魯之事而引此詩爰得我直之句蓋以既知其君之非而居其土食其粟則不可曰義之得正也子貢謂鮑焦之言曰汙其君者不履其土即此義也去之而適他國始可於義而得正所以謂

爰得我直也

碩鼠卽爾雅所云鼫鼠也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三者言其多數也三歲者猶言多年也氓詩之三歲食貧此詩之三歲貫女非指日計月節限三年之語也乃當時語例之言多年也

唐 蟋蟀

役車其休則燕飲以樂蓋古禮也伊耆氏之始爲蜡也以歲之十二月所以息田夫也周之臘也以孟冬亦勞農以休息之皆自公家行祀八蜡五祀而屬民飲酒之禮也或以季冬或以孟冬今以季秋蓋以九月亦是歲暮而農功

休息也其義則一也非徒屬民朝廷上下亦皆燕飲以樂
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雜記云子
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
蓋以朝廷亦有蜡飲之樂故仲尼與於賓而出遊也民間
朝廷皆醉而樂故子貢謂以一國皆若狂也此詩蓋季秋
農功既畢而燕飲即蜡之義也非但農民之為樂乃朝廷
居官職者之燕飲也故曰良士士者朝士大夫也
職者官師百執事嗣舊歲興來歲之事即其歲暮所為也
季秋而已為歲除之慮故曰日月其除實指十二月之歲
除也蓋以今此燕飲實用伊耆氏十二月之蜡制故其為

除舊迎新之義因以蜡禮而行之遂云日月其除而各戒
職思也蜡飲之樂一國若狂古俗已然易至荒湛故戒其
太康而謂之無荒相勵以職也職之所居謂當今除舊迎
新之事也外者來年又明年之事當今職居之以外也易
之艮曰思不出其位此以當職之位而旣盡當今所職之
事更思今年外之職務以及來年又明年未嘗出位而尸
祝越組也職思其居故首章之所以瞿瞿然却顧也旣思
其居而又思其外所以蹶蹶然敏於事也此其思之遠也
職之所憂者墮廢曠瘝也旣思其外又思其憂則允釐其
職庶績咸熙於是乎其心安閑休休然有裕矣

役車者農車所以服輸納之役也九月而旣穫畢納禾稼役車斯休矣歲晚而未有百工之皆休矣百工之事豈云一一皆役車乎慆是滔滔之意日月如水滔滔而逝慆義見補義苑柳此之謂慆也方其燕樂而能戒太康無敢或荒者節之以儉約也故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

山有樞

前編旣思職而戒其荒矣此詩則述其及時盡歡之意也樞楡栲杻漆栗其葉皆易凋零最先於他木所以取興而感人生之凋零易致死亡也此是歲暮燕樂之詩則覧山隰之有木今已凋零矣今我不樂奄其時逝則耋而死亡亦將如彼木矣大耋之日艮鼓缶桓溫之金城泣柳良以

是也蓋曰衣裳車馬生前而已宮室庭宇生前而已鐘鼓琴瑟生前而已酒食醉飽生前而已覽草木之零落感年歲之不吾與不可不歡樂此聖賢達理之見未嘗或荒樂也既云車馬鐘鼓琴瑟則此亦非民庶閭巷之為樂乃朝廷卿士大夫之詩也班孟堅曰蟋蟀山樞息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古人詩意歡樂而念及死生蓋欲其盡歡也車鄰之取興桑楊則曰今者不樂逝者耋亡頍弁之取比雪霰則曰死喪無日樂酒今夕蓋一例語也

按左傳牛馬維婁縶馬曰維縶牛曰婁則婁是縶結衣裳也

揚之水

水之激揚而橫流汎濫者曲沃之盛強也鑿鑿鮮明貌水中之白石照見而鑿鑿者桓叔締結之跡昭然可見也皓皓則非徒水中之鑿鑿乃露著其白也粼粼者水石之搖漾而波紋亂纈鱗鱗然堆疊者也粼粼漾纈則皓鑿之色盪亂而不分明此其聞命不告為之秘隱而眩纈之也

椒聊

此為沃之盛大而憂之之詩也椒之樹以比宗國實與條以比沃蓋以實是椒子條是椒枝則其猶沃是宗國之子孫而支庶也椒之實小而酷烈以喻沃本小都而今乃氣勢酷烈也蕃衍則自小漸盛也盈升則濫出於升量之外

也以喻沃之橫濫踰量也至於盈匊則濫出於拳握之外己不得以握制之更甚於盈外也其云碩大之無朋且萬良以是也沃以支庶而至此則椒樹之本弱而枝條遠揚也

綢繆

此乃刺淫也若云婚姻成禮之詩則全編之內無非男女相悅自喜之辭雖曰過時而婚正耦常禮豈有喜不自勝若是嬲耍逈別尋常乎三星在天非桃華之禮月淫合者不拘禮月也邂逅是忽漫相遇之名鄭風之野露蔓草邂逅相遇可知也婚禮正配不當云邂逅也見此良人既為

女語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又作向誰語乎子兮者自
指彼邂逅之名稱也今焉首章子兮則爲其婦自謂之語卒
章子兮則爲其夫自謂之語自謂曰子兮恐無是理
此。蓋詩人設問而立詞也今夕何夕者以其三星在天之
夕非婚禮之夕也子兮子兮者呼淫者而問之也問其女
曰見此良人如此良人何問其男曰見此粲者如此粲者
何隱然有譏諷非禮之意其極口喜稱乃所以極口譏刺
也首章而問女之辭三章而問男之辭二章則居其中故
爲男女相遇之辭合男女而問曰見此邂逅如此邂逅何
誠以淫醜之類昏夜期要故謂之邂逅也

薪與芻楚蓋有婚合之義故漢廣詩之錯薪刈楚言於之子于歸也薪是木之小者必會合而纏束之芻楚亦然有似男女之會合結婚綢繆束之卽其義也男女之貞正婚合則必束白茅以取潔精召南之白茅純束有女如玉小雅之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是也至若薪楚之雜木芻刈之雜草非若白茅之潔精以比淫男淫女之糾合非正耦之貞正不過爲薪與芻楚之雜賤也

杕杜

杜者棠樹也按爾雅曰杜甘棠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說文云牡曰棠白棠牝曰杜赤棠蓋甘棠赤棠白棠一類也而總是

杜也每生道傍而生必孤特經云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杕者木獨生也又孤高貌白伯決訟甘棠之下誠以循行民間之時卽其道傍之樹而止憩也其云小貌之蔽芾者以其生必孤特也以其孤特也故言其樹則必曰有杕之杜以其每生道傍也故小雅杕杜之有睆其實亦指道傍所見而既曰睆實則是赤棠之睆然鮮明也此詩杕杜其取興亦以孤特而今曰獨行踽踽曰嗟行之人則是卽在行而因其道傍所見之樹託詠也

湑湑葉盛露流貌 詳小雅車舝 杕然孤特之杜喻己之獨行也猶是露葉湑湑則枝葉親附而相比矣倫次而相佽矣其

猶人之有同父同姓則相親比相連佽也蓋以葉是杜樹同根同氣之生也同父同姓亦同根同氣之生也我則獨行而踽踽貫貫曾不若杜之葉湑雖有他人終不若同父同姓也同祖父為同姓子所生為孫謂之子姓同父則伯仲昆弟也兄弟則不拘祖孫叔姪伯仲之行通稱於宗族者也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可驗宗族兄弟則疎於同父同姓故復以望於行路也我既無同父同姓不可與同於杜葉之同根同氣又無宗族兄弟而望於行路則行路之人不如我同父同姓所以不比不佽也

比者兩兩聯竝之名字從兩匕易之比卦以坤陰之兩兩明耦

陰畫中爲親比之象也佽者上下連次也次字從小雅之決

斷之形拾既佽以臂與手指決着於右手大指拾着於臂連次而爲佽比之義

也比與佽皆親密聯附之意而佽之上下連次必言於兄

弟者兄弟之先後以次有佽之意也

羔裘

此詩賢人見斥於羣小而同志君子又且連類被憎所以

憫之也羔有守義正直舍命不渝之節豹是孔武有力見鄭

風羔裘則羔裘豹袪之大夫蓋正直武力與我同志者也見

憎於小人良以是也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註云皆相憎

惡也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嚴氏曰居居傲很而

無相親之意然則居居者憎而傲很各居其居判離而不相親也究究者惡而讒訐叅究又究必覔瑕疵也自我者由我也人指小人也羔裘豹袪正直武力之大夫由我之見忤而亦以同志之故遂乃小人並相憎惡各自判居叅究此謂自我而人各居居究究也此蓋善人以同類而並爲小人之擠排如范滂李膺同被黨錮之目也故舊也好情好也小人憎惡非無他人之可加害者而必加於子者專以子之與我有故舊有情好也鄭風之遵大路篇曰不寁故也不寁好也此詩之曰故曰好並一例對勘文字也

呼天子曰子既涉倨慢則斷無是理且於請命而曰豈曰
無衣七六說不得也請命于天子之使而曰子之衣亦無
是理且封建之命不可以請于使臣則舊序之說終涉牽强
矣此詩蓋晉人之刺曲沃武公也子者指武公也武公滅
其宗國賂寶於天子而得列諸侯則今雖有侯伯七命之
服非其安分也不若因舊服而為曲沃君之安吉所以謂
不如子衣也衣之七六武公新受之命服也子之衣武公
本素曲沃君之服也先七後六此乃諷刺之深切也蓋謂
侯伯七命之服既不安於其分雖次於一等而六命亦不
可安燠也亦以既受七命則六章自在其中矣

有杕之杜

杕然獨立之杜 上已見 其蔭不足休息喻己之孤獨而禮薄不足以徠賢人也猶在道左則人或來休其蔭喻己之誠心好之則賢者庶或來適也噬肯適我者望之之辭也曷飲食之者願之之辭也○蒹葭詩之言相違則曰道阻且右此詩之望其來適而言相值則曰道左誠以賓主之禮主人由左階賓由右階故為詩者自處以主人之禮則左為己位而謂之以相值右非己位而不相值也

葛生

詩凡屬男女糾合之義輒用草之蔓者 鄭風之野有蔓草 此詩之

葛蘞卽其類也蓋取綢繆相屬之意也楚非美木棘是惡
木而葛猶蒙纍矣野是荒地域是僻地而蘞猶蔓纏矣角
枕錦衾非比於楚棘野域而予美亡此隔絕而不相屬曾
葛蘞之不若矣此其覽物興感也誰與獨處舊說之以誰
與爲句終欠平順誰與獨處者誰與於獨處之時也三章
之角枕錦衾卽與首二章之楚野棘域意相案對也
夏日永冬夜永固爲獨處憂思不堪支離也竊思之此有
託意之際切焉夏日之永雖爲支離而其日尚有盡時月
遂來臨矣冬夜之永雖爲支離而此夜猶有終時日遂來
照矣嗟我君子則夏去冬徂日往月來尚云不來此生不

可冀來會矣百歲之後將其來歸耶此其人情悲惻有足以諷刺時政之繁役也其居其室夫婦之居室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只以此生之不得歸家而言之也恐不必以墓壙看之也

秦 車鄰

此延賢燕饗之詩也鄰鄰之為衆車聲則車乘之多也車鄰白顛延賢之備禮也延賢之禮以多為貴故車乘之衆其聲鄰鄰也白顛即易所云的顙也震卦之象的顙馬為善鳴然則白顛者馬之良者也聘賢之駟必用良馬故干旄聘賢亦曰良馬四之此所以今者聘賢有馬白顛也四

馬皆白顛則又可見馬政之蕃息蓋以秦自非子固馬政
之國也君子指賢人也寺人者宦官也未見君子故備車
馬而聘招則鄰鄰之車白顛之馬必於寺人而命之令者君命
之也誠以秦法宦官掌君之車乘趙高為中車府令即其遺制故令於聘
賢之時因所掌而令之使備車馬也
漆栗桑楊其葉皆先他木而凋零所以取興與唐風之山
有樞同一詞致也阪隰之木奄其歲暮則老而凋零其猶
人生之奄其時徃則耋而死亡矣既見君子不樂而何維
欲追今時而盡歡此其既見賢者燕饗而導達情曲也

駟驖者齊其色也爾雅曰宗廟齊毫尚純田獵齊足尚疾今焉既齊其足而又齊其毫色可見馬政之蕃息也順愛其上曰媚（大雅曰息媚周姜媚茲一人媚于天子皆此義）媚子者順愛之子也若親愛之臣從狩則乃君往臣從之常禮豈有專為是獵而作詩也既是媚子之從狩則是獵蓋媚子主之也如叔段之以君弟而從公于田（鄭風大叔于田）則全篇皆以大叔之獵而言之也此蓋秦公世子護公駕而出獵故此詩以媚子從狩為標題如鄭詩之以大叔于田標題遂乃全篇皆主媚子言之也六轡在手者媚子之為御也奉時辰牡者媚子之獵獲而獻公也舍拔則獲者媚子之善射也媚子俄者

獵獲而奉獻矣今又承命左射而發矢也遊于北園者媚
子之獵畢而遊遨也此蓋秦人愛慕公之世子武勇技藝
之美又能盡孝而順於其親故美之曰公之媚子也
奉時辰牡即獵獲獻禽之禮也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肥腯咸有也桓六年隨季良云
奉者奉之以告也即奉牲以告之義也辰牡孔碩者謂其
博碩也從君而獵則始獲之禽告於公所故叔段襢裼暴
虎獻于公所亦此義也媚子為御而善射故公曰左之者
公命媚子使左其車而射左也

小戎

天子而六軍則曰元戎故諸侯三軍而曰小戎也首章則言大將所乘之車制也楘者屋之間架也其制原以五故字書曰屋架五楘即今屋制五梁又白居易詩曰五架三間新草堂蓋自古屋制本如是也車之上蓋原倣居屋而為之故上屋之架楘有五也因為屋梁而下鉤於輈此之謂五楘梁輈也按漢書以車蓋為屋故天子之車謂之黃屋以其黃繒為蓋裏也今此戎車以板為蓋則謂之板屋也為防矢石故以板為之為五楘之梁為板屋儼然一居屋之形將帥居在其中所以謂在其板屋也板屋若云西戎之俗則征戎之將帥恐不當於西戎之民屋也

二章則言馬之既駕而鑾御故曰四牡四牡則齊力也禮

軍事齊力既整六轡而駕四牡則是啓行之儀故曰在邑也溫

其在邑者將帥受脤治兵方此啓行則前軍已發出城而

大將在後繼發尚在秦邑也采芑之師方叔率止而第三

章言其發行則曰于此中鄉中鄉卽城內也詳采芑此其一

例文法也盖大將在邑而方此發行也

卒章則將帥之啓行在途而建矛韔弓方此前行之威儀

也建矛韔弓之威儀卽將帥坐在俴收之上板屋之下者

故復以俴收而謂其駕曰俴駟也見下節鏤膺卽韓奕之鉤膺鏤

錫馬之有帶纓見采芑鉤膺集傳公徒儀飾也將帥是卿士則車馬之飾

視公侯之樊纓而有鉤膺采芑之鉤膺鞗革是也小戎之
將帥是侯國之卿士而亦用王國將帥之鉤膺故此以鏤
膺而有帶纓也鏤膺既是名器故不言於二章六轡觼軜
之中而言於將帥威儀建矛戟弓之間也龍盾蒙伐皆將
帥之干也
俴駟之俴即俴收之俴不可異釋也以將帥所乘而言其
車則俴收之車而曰俴車也小雅何草不黃篇之棧車是也又棧
作輚輚棧俴同言其所駕之馬則俴收之駟而曰俴駟也和而孔
羣以其御之良也首章之騏馵二章之騏駵騧驪俱是俴
收之駕而秦是馬政之國馬畜蕃多故備各毛色遞換用

之每言其馬色三章之俴駟則總言之也
二章之方何為期可驗在邑為發行之時而問其歸期也
卒章之載寢載興恐非室家思深而然也首二章言念君
子之下其曰溫其如玉溫其在邑皆指君子而言則卒章
言念君子之下句豈非指君子之語歟乎首章而言將帥
之在板屋二章而言將帥之方在邑啓行卒章而將帥之
已啓行在途故言其載寢載興則慮及途中行李也此是
俴駟之駕則載寢載興實蒙首章在其板屋而立詞蓋以
將帥寢興皆在板屋下俴收上也
莅戎之將帥空稱其武勇而今只言其德之溫其者武勇

只當於臨戰不當於發行之時且將帥必以德勇兼備之
君子則亦空勉以是德故曰温其如玉温其在邑秩秩德
音至若後世爲將者欲人之土地驅斯民如犬羊逞一時
之武勇至使肝腦塗地一覽此詩可以知罪矣誠以家人
情眷而愛慕之則立詞亦不當於武勇只以其德也

蒹葭

洄有廻旋之意溯而從之則水欲流下而違之逆上故
不得如矢直往必廻旋而上所以謂溯洄也游有優游之
意溯者遂下則船之順便故優游於中流所以言中也溯
洄而上則其勢之逆而道阻也游則中流之近而宛在也

宛然自在則可望不可親也溯逆而道阻所以偏覺其長
而躋也躋者上升也詩之言相値則曰道左唐風之杕杜道左
是也言其相違則此詩之道右也義詳有杕之杜始自蒹葭岸而望
之則在水一方在湄在涘矣及其溯洄游從則每每不相
値矣

蒹葭之葉望秋先凋而露之已霜則歲又晚矣所以取比
賢人惜歲華之衰暮也采采卽曹風采采衣服此言白華之盛也

終南

襄公受封爲諸侯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此詩作
於其時國人之所以紀實而喜之也襄公始有岐豐之地

故終南在其封內也（在豐西）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黻衣繡裳天子所賜侯伯七命之服也秦自非子爲附庸未曾自達於天子至是始得自達而有錦衣狐裘之朝服矣始得列諸侯而有黻衣繡裳之命服矣國人喜其封域之新得而曰終南則其山之美有條梅有紀堂矣君子之至而錦衣狐裘則儼然有侯伯之儀美哉渥丹信乎其人君也黻衣繡裳則美哉其壽考不忘也忘者遺也失也壽考不忘言長享壽考而無虧失也（小雅蓼蕭亦云）與魯頌之眉壽無有害（閟宮篇）同一詞意也

條梅嘉卉也（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小雅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之有嘉卉而

氣色慈情猶人之被美服而顏色敷渥所以喻錦衣狐表
顏如渥丹也紀則有廉角堂則有層級賈誼曰人主之尊
譬如堂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然則堂廉者等級之
有次也黻衣繡裳佩玉卽公侯等級之命服此其取喻也

黃鳥

黃鳥者求友從類之鳥也穆公用百七十七人爲殉而三
良與焉有相從友類之意所以取興黃鳥也交交者飛而
相交也交相從殉其猶鳥之交飛也黃鳥飛集每於榆槐
楊柳至若棘桑楚荊則絕不來集今焉止棘止桑止楚以
喻三良不當於穴而入穴也自願從死故曰交交黃鳥

百夫之特以其從殉者百七十七人也舉大數而言百也人百其身以百夫之特也兩百字相應有味百其身而贖其一則一當百也殉者百而惜者一則百之特也其身者凡人之身也三良之各一皆願以他人百身而贖之此所謂百夫之特也從穆公之從卽以彼自下從非謂強殉也漢匡衡云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李德裕蘇軾從而為之說謂之下從殊非無據魏王粲詩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陲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此蓋三良受恩既厚穆公臨沒而要殉則不得不相隨下從以其所重

者信也非不畏死只惡負信之名遂乃臨穴呼天惴慄涕泣而從死也李德裕所云三良之殉殉乎榮樂烏得為百夫之特其言誠有識矣此詳講義然則此詩之作專刺秦穆而哀三良也彼蒼者天殲我良人直是刺穆公之語也

史記曰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皆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詩經講義續集四

外孫男 尹廷琦 謹述

晨風 秦

晨風是鷹鸇則乃武人之象采芑之鴥彼飛隼大明之鷹揚皆其義以比從征之君子也必言北林者意其君子從征在北故因其夫在之方而託懷也此蓋秦之征西戎時而西戎之地於秦為西北也晨風而取其飛來之疾故覺晨風之鴥飛猶能來集於北林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乎

芑櫟爾雅所云樸枹郭璞註枹櫟即棫樸也叢生者為枹也駁爾雅謂之赤李木似豫樟皮多癬駁六者意者秦俗

之言成數也始皇以六紀數蓋有由矣檖爾雅謂之蘿註以為楊檖集傳以為赤蘿陸氏曰文木木而謂蘿則蓋其枝弱而垂如蘿蔓也名之謂檖則以其枝俯而垂如稷檖也檖從檖之遂樹者樹林也樹檖者樹而林立之檖也櫟棣而必芭則叢生而相依駁而有六則並立而相依檖而曰樹則成林而相依於山於隰各得所室自樂其生也嗟我君子從役在外而我心靡樂獨處無依曾彼物之不如也二章之靡樂則照應櫟字以櫟之從樂也若伐檀之輪與淪此是詩中之一例也檖蘿垂枝如心之醉其猶稷之垂檖取興心醉王風黍離然則心醉照應檖字也

衣卽戎衣也通袍澤裳而総言者也旣有是衣所以豈曰
無衣而與子同之也袍者軍中所着之着綿襴也澤說文
作襗澤襗文通古戰服之袴也裳卽豳風所云制彼裳衣也裳
者戰服之名也說文裳本作常常之為裳帬之為裠猶常者白也詳文
王篇白虎通曰王者征伐必皮弁素幘何句伐者凶事素服
示有悽愴然則軍服以素卽古制也六月詩之載是常服
是也裳卽常服也史記厲王奔彘戎禍內侵宣王元年以
秦仲為大夫誅西戎秦仲死之秦仲有子五人長曰莊公
周宣王召五子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此詩作於此時而

周秦之視西戎同是仇敵故曰與子同仇子者指王師也宣王命之故曰王于興師言以王命興師也左傳申包胥七日哭秦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亦取同仇之意也袍與襗則軍中之私服也裳之素服則乃戎衣也故卒章而言之卽詩法之由淺入深也

渭陽

路車乘馬者天子之命器也遣申伯以路車乘馬(崧高篇)贈韓侯以乘馬路車(韓奕篇)皆天子之寵賜元侯也名器不可以假人則車馬者諸侯猶不可得以贈人況其太子乎禮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曲禮)又曰父母在饋獻不及

車馬出坊記康公時為太子則自己亦未能受此車馬又況可以私自饋獻其舅乎重耳晉之公子也亦豈可以當此贈乎

蓋襄公有能逐犬戎之功故平王封為諸侯報其功而贈之車馬則路車乘馬者諸侯之儀物也同姓曰諸父異姓曰諸舅所以謂舅氏也襄公來朝承受車服之命遂向其國則秦在渭水之陽矣送其行之至斯故曰至于渭陽至者襄公之行至也命服則有佩玉故曰瓊瑰玉佩即終南篇所云黻衣繡裳之佩玉也

權輿

此非賢人之自作也若云賢人之詩則不亦近於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乎馮驩之彈鋏穆生之醴酒雖或有引去之義古之君子亦豈以飲食薄徂遂至發之為詩宣播國人乎蓋以秦君待賢始勤終怠故詩人借設賢者之言而譏刺也管子權輿斟量之義此固新義然而權輿之為始既載於爾雅則集傳不可違也

四簋者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其爵三獻其食四簋也聘禮衆介致飧用少牢五鼎四簋玉藻曰少牢四簋禮疏云天子八簋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陳　東門之枌

東門則城闉也人家環列而里社之處里社之種枌榆後

世亦然漢之枌榆社是也楊柳亦門巷所樹之木東門之
之枌東門之楊是也栩櫟每生於丘原故栩則宛丘也
鼓舞婆娑皆巫戲迎神送神之樂宛丘東門皆女爲巫戲
也椒是女巫賽神之物椒蓋芬馨而交神故周頌之有椒
其馨則用於祭祀也爲糈爲漿則巫之用以要神也楚辭
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糈者享神精米又曰蕙肴蒸兮
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是也荍爾雅翼一名錦葵花似五銖
錢粉紅有紫紋即芘芣又名荆葵春時開花葉未生視爾花紫色自根及榦而上連接甚密
如荍者女巫之矜絞豔也貽我握椒者因以要神之糈物
而遺之也此其巫戲之容態也此詩即譏刺也

東門之池

此淑姬亦宛丘擊鼓南市婆娑之一類也婆娑之女則稱以子仲之子者以貴族而識之也晤歌之女則稱以美淑之姬者以其德而恥之也既謂之姬則姬又貴族也池可以漚麻而姬今晤歌即不績麻而市婆娑者也

東門之楊

按字書曰楊之字甲早於衆木遂引此詩云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牂盛也其葉肺肺肺肺衰也盖時晩之語致牂牂然盛者今已肺肺然衰則佳期晼晚也然則煌煌者光之盛也晢晢者光之衰也黄昏爲期者啓明之煌煌而今已

晳晳則東方已明矣嗟美人之遲暮矣此所以刺也

墓門

此刺陳佗也舊說不可違也陳佗弑兄而殺兄之子使文公而有知能不戚乎此所以起興於墓門也棘是惡木也梅是嘉卉也小雅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棘與梅對稱則棘以喻陳佗之惡人梅以喻其兄子也墓門有棘者文公旣沒之後有此惡人也棘用斧斯者欲取陳佗斬之劈之而無惜也國人疾惡之深也故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國人知之則皆欲劈斯之也斧斯其棘則棘木之性剪而還生猶國人知之而其惡不已也弑兄之惡旣皆知之而又殺兄子斯謂

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者文公既沒之後有子也鴞之惡鳥以喻陳佗也鴞萃於梅者陳佗之掩弒也梅有鴞則逐而不去猶人之訊予不顧也豳風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蓋鴞是攫鳥子而食者也故取以喻陳佗之殺文公子也

防有鵲巢

此詩及月出株林並爲刺靈公也鵲巢者夫婦匹居之義覿此爲夏御叔之言而託興故曰防有鵲巢也鵲巢不在門庭之樹而遠在於防堰則夏姬之從靈公而四耦於別處也瓴甓之鋪路則互並聯屬以喻男女之聯合也今

在於中唐則中唐是廟中幽僻處以喻夏姬與靈公之聯屬淫合每在隱僻也旨苕旨鷊必取旨美之草以喻男女耽慕如悅旨美也苕之細葉綠色鷊之雜色如綬皆非正色以喻夏姬之美色乃淫色而非靈公之正耦也不在家內今在邛丘之遠則夏姬之從靈公而耽悅於別處也夏姬是御叔之妻故借設御叔之言而曰予美也謂之誰侜則指靈公也靈公之淫夏姬卽侜張為幻者也

月出

此為靈公慕夏姬而刺之也蓋以佼人之顏色比之月光而顧見也月出則喜其來也皎則悅如容顏之流光而其

人僚兮也皓則又如顏光之漸近而其人劉兮也照則宛然顏光之已近相接而其人燎兮也如是則可以舒憂也慘固懆字也魏了翁答張洽書謂魏晉間避曹操諱改操為摻自伊後筆家從便凡屬喿皆作參遂乃燥躁等字悉為燥躁故蘭亭帖以躁為躁此筆法之變也勞心慘兮之慘亦懆之變也懆者愁不伸也與舒意相應

株林

邑外謂郊郊外謂牧牧外謂野野外謂林株林者株邑之林也自陳適株則始而當野外之林故曰株林次而入林之內遂至野故曰株野至野而稅駕休之遂入於野之內

則乃株邑也至邑而朝食焉故曰朝食于株也其曰從夏南非但詩人之不敢斥言其淫而遣詞也此乃指實而言也靈公之適株每諱從夏姬之語直以從徵舒而託言為行則國人疑之故曰胡為乎株林也此蓋夜發而朝至也位高而淫穢常避晝行以醜行之愈彰也文姜之從齊則曰齊子發夕曰東方之月兮履我發兮(見齊風)同一情跡也靈公之朝食于株則其晨夜啓駕不避行露可知也及其入株則邑人之具瞻竊罵也不以乘馬乃以乘駒者減其輿衛不欲轟喧以其人言易泄也詩人寓旨別有妙處馬是駒之母也駒是馬之子也靈公

之適株實從夏南之母而今謂之從子夏南故曰駕我乘馬者從其母之謂也乘我乘駒者從其子之謂也至株野而稅其馬則諱去從其母之名至株野而闕之也乘我駒而食株則託以從子而來食於其母也

澤陂

此則婦爲夫之在遠而思念之也女之謂夫亦云美人唐風之予美亡此葛生篇是也蒲性細弱女之自比其體質也漢廬江少婦行曰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細如絲盤石無轉移然則蒲葦固比於女而荷蕳菡萏以比其男容華之美也蒲與荷則二物與蕳菡萏同而有美則一人此其

文相對照也蒲荷與蕳則在於澤陂是得其所而予美則
不在於此失所而遠離矣蒲與荷則兩並相依與蕳菡同菡嗟
予之美則不得兩並翾然獨一而在遠此其覽物興感也
蕳葉初生者綠潤卷曲以喻鬢髮之綠潤卷曲也都人士曰卷髮
如蘭蕳之花而抽心者尖垂娟搖有似乎心之悁悁也悁悁
者心躁動而懸搖也荷之未開為菡萏凡花之方開則嫣
然若笑靨矣未開而斂持則幽幽然矜儼有似乎容貌之
矜儼也已開則花形離披未開則團合圓轉所以取興輾
轉也荷是芙蕖者已發菡萏者未發之通稱故首章不言其人
之容貌碩大且卷且儼之類誠以通稱之荷無可指的取喻也於蕳

而曰心悄菡萏而曰儼曰輾轉皆取未開之花形也

檜　羔裘

孔疏曰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集傳曰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今以視朝之羔裘作遊宴之服而逍遥翱翔矣狐裘惟以朝王則空服於天子之庭也今為視朝之服而服在公堂矣其瀆褻禮服不稱其度莫此甚也蓋檜君侈靡遊宴鮮好其衣服則容貌麗美人皆愛慕之所以曰豈不爾思也然而識者憂之所以心忉也卒章而特舉羔裘以其常服而遊宴也如膏有曜則常居服此而奢麗溢目也此詩之所以諷刺也

素冠

此為大夫避禍出奔而作也按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向其本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素者徹緣也去采緣而純素也出奔異國者每以避禍見幾而作也檜之君臣侈靡遊宴國難內作賢人避而出奔故思而顧見曰庶見素冠也去父母之邦者棄墳墓失祿位鄉國而哭服用純素自處以喪禮則事情哀遽厄急故謂之棘人也憂思悲慽所以形容之瘠欒也避禍而去故曰與子同歸即北風之惠而好我攜手同歸之意也一者死生與同不相離貳之謂也較緊於同歸也蘊結不解則與之為一所以結與

一文對也賢人不容於亂國出奔在外同志君子思與同歸以禍幾已形也若以素冠為旣祥之冠則勞心慱慱至於傷悲終是不稱當矣與子同歸與子如一亦說不得也

隰有萇楚

萇楚者草也見爾雅草部其生細弱其華其實皆細細瑣瑣者也猗儺柔弱貌猗儺之猗即衛風綠竹猗猗豳風猗彼女桑之猗可以驗得矣人處亂世必取草之細弱以比其生小雅之苕華芸黃實比鰥寡之憔悴此詩之萇楚亦然亂政貪虐民生困瘁詩人作此以刺之貧窶之甚無以濟家室其生綿弱其猶萇楚之細弱所以取比也然而萇楚之在

隰則是得其所所以夭之沃沃而自遂其生也誠以草木無妻孥家室之累不關亂邦之憂愁也首章之樂子無知實統無家無室而言之言不知家室之累也爾雅曰仇讎敵妃知儀匹也郭註以樂子之無知為知字之誼以實其匹也之義則斯以無知謂不知配匹妻孥也是即家累也桃之夭夭則嘉卉也其華其實取興宜家宜室萇楚則弱草也雖名羊桃而葉又如桃其葉尖狹不可方於桃葉矣其華瑣瑣其子如麥而細細不可並於桃華桃實所以興無家無室此又詩人立詞之妙旨

匪風

漢王吉上疏論此詩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偈偈者是非古之車也此與舊註有道之風有道之車其義相合則其說不可廢也然終是未彰也

匪者匪人也易之比六三及否之卦詞皆以小人為匪人然則匪風者小人之風也匪車者小人之車也小人殘暴蓋比之風而其風則寒烈飄發也蓼莪何人斯篇之風皆是也桑柔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四月篇之凉凄之風則謂之亂離瘼矣烈烈之冬日發發之飄風則謂之廢為殘賊皆指小人是則匪人之風也小人而盜君子之器則負乘為咎（易之解六三）曹國之彼其赤芾則乘軒者三百是則匪

人之車也此之謂匪風匪車也西周盛時則有道之風徐
徐和惠矣有道之車啍啍重遲矣東遷政衰則匪風之發
發飄疾而民其盡病矣匪車之偈偈嘌搖而羣小縱恣矣
顧瞻西周昔時之道則如砥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而
有道之風有道之車曾所由矣安得不傷古悲今乎
魚以喻匪風匪車之人也汝墳之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者
是衡流彷徉之魚剝殘王室者也詳補義易之姤九二曰包
有魚不利賓卽陰之將進剝消乾王者也今此匪風匪車
小人橫恣剝剟王室貪虐民生則是卽衡流之巨魚消陽
之包魚欲除是魚則烹之啗之而無惜也詩人憂時慨世

疾惡之深寧願烹是魚也能烹是魚者真能殲殄羣匪也殲匪之刑獄即烹魚之釜鬵也易之坎上六曰係用徽纆鼎九四曰其刑剭我願致其刑獄即所以溉釜鬵也顧瞻周道而思願昔日之盛際故但有西歸之人則心乎愛之欲懷以好音也

曹 蜉蝣

蜉蝣身則黃黑色甲下有翅翅其羽也其羽鮮明以喩衣裳之楚楚兩翼既張光彩又生所以采采尤光於楚楚也掘閱即闕減掘與闕同左傳穎考叔曰闕地及泉之闕即掘字隱元年可驗也閱減聲相近而轉變也按爾雅曰猩猩

小而好啼闕洩多狃玉篇獸跡謂狃註云脚饒脂然則掘閱者闕洩之饒脂也蜉蝣之羽鮮明潤滑光如脂澤而皎潔皚皚有似麻衣之雪色也蓋蜉蝣之羽光潔非常而其生不久是爲可憐詩人所以取比也麻衣雖潔淒其以風則飄零不久此其取義也檜首羔裘曹首蜉蝣皆以衣服之奢麗而羔裘之美則比之濆膏有曜麻衣之光則喻以饒脂如雪詩人用文之妙如出一手而掘閱與膏曜文相對照也

表記孔子引此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之句而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陳澔註云詩人憂昭公之無所

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蓋昭公內無遠慮徒事衣服之外飾如蜉蝣生世雖有采采之羽翼朝生暮死不可久存實以禍形已著迫在朝暮悵悵乎無所依恃故詩人不以虛口徒歎既問其孤危心誠憂之欲其於我歸稅也然則此詩人非凡他人必爲國重臣同其休戚權尊勢重足以脫免其君於禍幾也

候人

鵜固比小人之貪虐也所以有侵暴小民淫奪他婦之事也卽三章之不遂其媾彼其之子寔然在芾冕之位不以民國之事一勞其身坐享富貴是卽鵜之在梁而不濡翼也見講義所

以指赤芾為不稱服也鵜不濡翼者坐梁而但竊入笱之魚承梁之笱擬將啄食也啄食笱魚則味其濡矣猶此之為勞不以笱魚為念昂然坐梁惟是奪他之魚而呑之則不濡其味矣邶谷風之逝梁發笱既用於婚姻之婦齊風敝笱亦然則入笱之魚乃議婚之女也議婚而媒妁既行遂乃納采親迎則身往女家即鵜之啄魚而濡味也今焉不從議婚之女遂乃奪他之婦而淫之則身無親迎之勞坐而致之即鵜之不啄入笱之魚坐奪他食之魚味不為濡也於是乎己議之婚遂破此之謂不遂其媾也媾者婚也遂者成也當時蓋於赤芾高位之中有此事故詩人作此以刺之

鄘風朝隮之虹(蝃蝀篇)既為男女之淫合則曹風之朝隮亦當一例也薈蔚者虹氣之盛而恍惚成彩也虹彩之盛固是淫氣之不正則此喻男女之淫穢於是乎淫奪他婦而遂合也小雅曰節彼南山民具爾瞻然則南山蓋高位具瞻之地也以赤芾尊顯之位居萬民具瞻之地行此淫醜此謂南山朝隮也季女者議婚之少女也(未嫁曰女)彼其赤芾之人即富貴肉食之家也婚媾成說而不遂則淫奪之他婦入處赤芾之家故曾者議婚之女不得入此室而享肉食此謂季女斯飢也前兩章同一義而主於彼其赤芾故結之以不稱其服後兩章同一義而主於不遂其媾故結

之以季女斯飢己議之婚而退黜則女之狼狽也故曰斯飢

按國語云楚令尹子王請殺重耳請止抓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晉見語其以殺重耳爲效不遂其媾之鄭則曹國淫奪他婦之事必是自他來之婦而方其淫奪之時必殺從來之人遂納其婦而退黜已議之婚于以不遂其媾也貞是鵜不濡咮而攘奪他魚也淫暴殘忍國言喧藉則氣勢盛赫醜穢顯彰而南山薈蔚也所以爲此詩者鄭之而識刺也楚王之引此詩以殺重耳爲效鄭良有以哉

鳲鳩

張時徹說林曰鳲鳩性一而慈大戴禮均一之訓荀子所云用心之一皆以其性一也經之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蓋以鳲鳩之性一而喻君子也全篇意脉專以用心之一也鳩性喜桑所以在桑也首章而鳩之母子同在一桑母則一而至誠固結於七子用心均一也其子七兮知摽梅之其實七兮繫言其多非指的之實數固結則專一見外儀而知其心也所以君子之盛德必以威儀也首章以母鳩之性一而統言之以是性一而統在梅在棘在榛也

二章以下皆言母鳩則一定不移而在桑以其性一也其子分飛各在異樹也母鳩之常在桑以喻君子之威儀有

常也桑與梅同在墻園之樹則子之在梅只是飛在側近
無容取於自近及遠遠則四國之義故直是近取諸身而言帶弁
也垂帶戴弁即其正衣冠而尊瞻視所以持威儀也此蒙
上章而屬於一身之威儀故不疊稱其儀也首二章為君
子修身飭儀之義自成一段也蓋以欲正其國者先修其
身之儀也
子則在棘而母鳩不移在桑所以喻威儀之不忒不忒由
其性一也棘是山原之樹自梅而棘則自近而又飛遠其
猶君子之近修諸身而遠及於國也母鳩在桑而子鳩在
梅在棘在榛則並為四處其母而四繞之母鳩之桑原是有子其猶

君子建極於中而表正四方之國也子之在桑在梅在棘在榛者四列而堅哺則其母恒處而在桑四統而均一慈之君子之正四國亦然身修而後國治上兩章既言修身之威儀故下兩章則言為國也國之本在修身而此章為下兩章之首故更言其儀於是乎首二章為上一段三四章為下一段而意脉則首章之儀一由於用心之一而為主也三章居全篇之中而承上接下則並桑梅棘榛而為四故三章而言四國也榛是與棘而同是在山者是亦遠而為國之象而榛又叢生蕃茂之木以比人衆之蕃斯謂國人也在梅在棘之外其餘子鳩之衆多又遍飛於叢蕃之榛則是為國人蕃衆之象而在桑之母鳩以均一之性而慈之是卽不忒儀

之君子以一心而正國人之象也此蒙上章而屬於正四國之義故因其不忒之儀而此不疊言其儀也小明曰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壽君子之正其心以正國人則永終天祿空享萬年也總言之君子之治國專係一德之有常故鳲鳩性一而以比專一之儀不忒之儀以之修身上兩章而正國下兩章蓋以一德之不忒然後人足法之也小序以爲刺不壹誠然矣

下泉

泉之寒冽則無潤物之功泉之在下則無灌漑之澤凱風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冽彼下泉與自天之陰雨相反浸彼苞稂與陰

膏之黍苗相反陰雨之黍苗昔日受膏澤之四國也冽泉之苞稂今日害民生之羣小也稂與蕭蓍盛而苞叢則嘉苗之受害滋甚然則苞稂苞蕭苞蓍卽在位殘賊之根據苞叢也受害之嘉苗卽下國困瘁之民也澤必自上然後得以下施今焉王室旣卑王澤涸渴無以施自上之澤則澤不及下無異下泉之不得漑也時象寒冽有似彼泉之冽冷則冽泉適足以病苗其所浸潤只益於苞稂之屬此乃王澤旣竭則霑波只及於羣小也亂極思治之情每思西周之盛際周京京師者西周也

芃芃然茂盛之黍苗昔日西周時之四國也膏苗之陰雨

王室昔隆膏澤自天而下降也今無如郇伯之任是職也四國之有公侯不當謂有王白虎通曰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大抵天子之所以謂王以萬邦歸往也其在商頌曰莫敢不來王周書曰萬年惟王文梓材周語祭公謀父云荒服者王諸侯之往承王室本稱為王四國有王謂四國之歸往也

豳 七月

察天授時王政之第一件事也寒而製衣授時之第一先務也流火授衣即察天而授民時也授者自上而下授也節其燠寒使民備衣乃其自上布政故曰授衣也七月一

編節王政之本故特以此冠冕一篇而二章三章重複書之以為紀時也授衣備寒在於九月則已於七月為秋序所以首揭七月者以秋序之首也以首月而首揭然後節序截然分明也

授民之時則夏正不可改也周正則建子也周公而作是詩以夏正而紀時則時王之正朔遂廢矣以周正而紀時謂四月曰六月謂七月曰九月則農時之授節遂以錯亂矣兩無以稱當此將何以哉王政所重者農也自四月至十月則專是農務之月故紀以夏正謂之以月使民明於趨時也自十一月至二月則非農務繁劇之時故紀以周

正而曰一之日四之日以存時王之制也至若三月則紀以周正未為不可然而此月專務蠶桑而王政所重蠶桑為農之次故此一箇月則專以蠶功而授時命之曰蠶月旣謂之月則此亦用夏正以月紀時之義也

婦子者妻也易家人曰婦子嘻嘻實指六二之爲妻也禮記以妻謂內子

井田之制南東其畝信南山云南其畝則徑涂之陌自北而之南也徑涂爲縱是卽陌也南北道曰陌東其畝則畛道之阡自西而之東也畛道爲橫是卽阡也東西道曰阡此所以衡從其畝也井田區畫必南向而定制故適畝者由縱道遵陌而自北行南各達于所

受之田則南其畝也遂乃自西之東之衕畝並皆緣陌(南北)道而成壟故往田之時南向看之則無論從畝衕畝皆依陌道而南成所以總謂之南畝南畝者自北之南之畝也凡於適畝皆謂之適南畝以其南向而從陌道也(仟陌說詳大雅緜篇)

采桑采蘩皆公室之女也按祭義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種蠶種也)桑于公桑此其夫人世婦之採公桑也異於閭巷卑賤所以必遵微行不欲遇人於路也桑女是公室之女故其筐懿美不同於蔀屋野婦之筐也懿筐二字是着眼處也采蘩者妃夫人之供祭祀豆實也所以供內職也三宮世婦采之沼澗(詳召南采蘩)

而函公子娶於他國其隨來之媵娣實爲世婦則遠父母兄弟偕公子而于歸當春而懷父母所以心悲傷而謂之殆及公子同歸也殆及之殆俄纔之意國中之婚豈以遠父母爲悲耳公子之娶必非荒野賤氓當於邑中顯族又何足以遠爲悲乎未嫁之女又豈以將及公子同歸預爲傷悲乎恐非女子氣象也祁祁爾雅作祈祈安徐也召南被之祁祁亦安徐意暄晷遲遲故采蘩者意態安徐也遲遲祁祁義實相合也春日載陽者二月之暄晷初舒也春日遲遲者三月之長日如年也載陽而求柔桑已爲啖幼蠶矣蠶生雖曰未齊豈有經月而至三月之晩乎采蘩非爲啖蠶也

禹貢曰厥木惟條條桑者惟條之桑也戴陽之二月而柔桑矣至蠶月之季春而枝條暢達故謂之條桑今以枝落其桑而謂之條桑則語欠斡旋也柔桑條桑女桑連疊相照則柔桑者稺葉始生之桑也女桑者少弱之桑也條桑者枝達之桑也不可異例看也條達也故斧斨以伐遠揚遠揚者卽條也若云枝落之則斧斨伐揚不其語疊乎女桑爾雅謂之桋桑註云俗呼桑樹之小而條長者為女桑蓋以小而柔弱有少女之象而名之女桑也猗猗者柔弱貌小而條長故其狀猗猗然也猗彼者因其猗猗不以伐剪也蓋取葉存條之意也

績者緝麻也玄黃朱者染帛也載績自一節矣載玄載黃我朱詞意相連按祭義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蓋此夫人世婦夏而繭繅之功既畢矣八月而凉生則取其所繅之絲朱綠之玄黃之故曰載玄載黃我朱孔陽也黼黻文章以為君之祭服則玄黃者象天地也其色冣貴此供君服君服之餘則朱色之次於玄黃也取其孔陽者而為公子之裳也染帛而為公子裳冬狩而為公子裘者蓋以染帛冬狩皆公家之事也

陽者朱色之鮮而生赤也易之説卦乾為大赤赤蓋純陽

之色也

貉狐狸各自三獸名貉非狐狸也貉又作貈似狐善睡皮可為裘其子為貆魏風所云爾庭懸貆[伐檀篇]是也則貉是用於祭牲也[懸貆即以獻賦之入而言者]爾雅曰貍子隸貈子貆[郭璞註以貈為貉]貍狐貒貈醜其足蹯[註云皆有掌蹯]種類既別則于貉與取狐狸是各獵其獸也按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言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為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國者都邑也]月令仲冬田獵禽獸野虞教道之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之也臘祭即是蜡

祭則周祭雖曰孟冬而臘臘之始作則乃伊耆氏十二月
大蜡之祭也周之用孟冬盖以孟冬即周正十二月也函
公之時不當於周臘孟冬之義當用伊耆氏之蜡禮以十
二月田獵獲獸而祠于社廟也然則一之日于貉者即仲
冬野虞教導之田獵也唯是單出里而往也田獵專為供
祭牲則貉為祭用而狐貍不用於祭牲所以此獵專為取
貉而於其行兼取狐貍故曰于貉取彼狐貍也二之日其
同者十二月大蜡之時為祭社廟而田獵也此則社田而
國人畢作故竭出同獵所以謂其同也繼行一之日于貉
之事故曰載續武功也左傳魯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事者戎事也古者兵戎謂事所以田獵謂武功也諸侯爲表則狐狸空供公子之表也于貉即公家教導之獵故貉之祭用則因獻之公而狐狸以供表也其同之獵即爲社廟故獵獲而獻豜所以供祭用也私其豵者上之不盡取其獲即大庖不盈之義

明堂位達鄉註云鄉牕牖也而鄉向相通說文以向爲北出牖詩釋文以向爲北向牕此以南北皆有牖也爾雅牖戶之間謂扆註云牕東戶西此以東西皆有牖也然則東西南北皆有牖而向是北牖也盖民居異於公家未必東西南北之皆牖亦未必北牖而已空從便開牖或南北或

東西也此蓋所塞者惟北牖而其餘存之也
字書云古者一室一戶一牖牖亦通出入故孔子問伯牛
之疾自牖執其手原憲甕牖桑樞樞所以開閉出入也蓋
戶大而牖小冬而風寒故戶則墐塗之北向牖而塞之惟
存餘牖以通出入也一戶一牖則塞墐而更無以通出入字書所云未可取信
呂東萊以十月曰改歲謂之三正之義蓋以子正為十一
月歲首也此恐不然豳公未嘗迭用三正周公撰此詩原
以夏正而紀時故凡云某月皆夏正之月也其自一之日
至四之日以日紀之所以別於夏正某月之月特以存時
王之制也首章畢舉一之日二之日而謂之卒歲其以寅

正紀歲而謂十二月卒歲無疑也五章而曰改歲豈獨異義乎蓋十月塞墐所以過冬計也於此入處將以卒此歲故謂之曰為改歲此蓋預言來頭也又有一言可明者上入執宮功實在十月而曰其始播百穀云十月而始播乎此其指來歲二月也十月塞墐而言十二月之改歲奚獨起疑哉

酒之謂春蓋取和柔之意杜詩之麴米春烏程之若下春皆此義也十月常多暖和故謂之小春十月而釀酒故取其暖和之意而謂之春酒也秋稼既收以為酒食享祀介福古今通禮也楚茨甫田豐年載芟等篇蓋莫不然豳俗

固其本也穫稻釀酒享于先廟于以紹介于天而錫以眉壽也介之義見小明楚茨公堂兕酒則祝君之祉故曰萬壽私廟春酒則介我之福故曰眉壽尊卑之等也

稷是秋種夏熟之穀麥亦五月登場而今於十月納稼稱之何也蓋九月之築場者自田而穫積於場也十月納稼者自場而輸入於邑也誠以二畝半在田之廬則為農作而夏秋居之九月穫積於場則田廬之圃也至十月而入居邑宅將以卒歲｜則田廬所積之穀無論先熟後熟秋穀夏穀沒數輸入於邑居之廬故並舉黍重穋禾麻菽而稷麥亦在其中矣既納稼於邑而乃葺治其屋故曰我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也

二之日其同既是畢出竭作之義則我稼既同當是一齊畢納之義其同既同字義未嘗殊也

我稼既同即百家之稼一齊同納也周之田制助徹兼行一井九區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用助法也孟子曰雖周亦助也雖用助法而皆私其田就其中百夫所耕之田則耕播耘穫無此疆爾界通同其井地合力並功以至輸入亦一齊通同此用徹法也百夫爲百家百家爲一鄉周禮所云百家之内曰鄉即是也此乃邑中二畝半爲宅之計家也孟子曰死徙無出鄉鄉田一鄉所農之田同井通同其井地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出滕文公篇其曰鄉田同井
即通同並力之謂也周頌曰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
墉其比如櫛即謂百夫之稼同穫同積也遂曰以開百室
即自野而輸入邑宅也百室即同井之一鄉計家此其百
室之稼一齊同納也公劉居豳已用徹田之法則其亦殷
時助徹兼行一鄉之百家用徹法而同時通功一齊納稼
故謂之我稼既同也周頌之以開百室實是資本於此
九月之築圃為場而積稼者十月而畢納於邑居之室遂
掃淨其場故曰滌場場之已滌則厥民之在野者已盡入
邑宅也

冲冲者衆斧齊伐而氷腹鳴應之聲卽伐木丁丁釋之叟
叟(釋淅米也)同一文法也藏氷啓氷無涉於民事乃先王順時
輔相之大政也七月一篇述王政之本故首以察天授時
而言流火授衣終以順時輔相而言鑿氷祭韭也
朋酒之饗卽蜡飮之禮也豳之臘祭以十二月故二之日
其同而獻豜者獵以供祭也若其農功告畢塲地掃滌則
孟冬勞農以休息之(出月令)王政之一端也黨正之屬民飮
酒(出周禮)卽先王蜡飮之義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追
此十月之農畢自公堂而屬民飮酒於是乎朋酒斯饗殺
羔爲肴斯饗者自公饗之也聞名令而往故曰曰殺羔羊

也躋彼公堂者躋君之堂也稱彼兕觥者稱君之觥也兕觥即朋酒之觥然則朋酒之饗其非自公之饗乎蔀屋襤褸之徒酌酒以飲則匏樽空也兕觥何當乎禮不在民庶則饗禮惟君所裁制而設爲朋樽也豈有夏畦之賤能裁公堂饗飲之禮而自設朋酒乎其以朋酒者雖曰公堂此乃屬民燕飲故因用鄉飲兩樽之禮也大抵屬民飲酒直是里社杯盤之醉飽故黨正主之今此朋酒羔羊則草野蓽戶之氓于于欣欣入君門上君堂相娛以鄉飲賓主之禮歡洽若家人父子民之親愛其上久矣此豳公所以造周也

七月一篇雖紀民事是卽政教之所本故詩旨專主公家而立詞王政授時莫先授衣故首章而特揭之衣褐耕饁皆以授時之序也二章三章終始蠶桑公家之所治也四章之于貉纘武自公家而行之也五章而言民之居室者王政授時斯爲大節堯之敬授人時必以析因夷隩析者散而在野也因者謂春旣析矣夏遂因之而在野也夷者平地也春夏而以耕以耘高下原隰不遑定居至秋而農務已成遂乃轉處平夷之地也隩者厓岸之內也民居必在厓內詳見篤公劉卽此義也六章七章而農夫之事也卒章之藏氷啓氷則順時之大政也終以明酒羔羊亦先王蜡飲之禮也

鴟鴞

拮据者動作不輟之貌又字書訓据爲手病此與口瘏其義相合也若乃拮据無涉於口則不當云手口共作也租蒩同蒩者藉也周禮共茅蒩以茅爲蒩用以藉祭是也捋取荼苕所以蓄貯巢藉此之謂蓄蒩也○萇楚之萇爾雅作長萇陸之陸周易作陸夬九五蒩之作租亦一類

東山

東山者東征之地也周公東征非單爲誅管蔡也按春秋公羊傳曰自陜己東周公主之自陜己西召公主之班固白虎通曰東方被聖人化謂文王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謂周公主其難者賢者謂召公主其易者乃

俱致太平也蓋以東土曾染商紂之惡朋淫酗酒餘風未殄酒誥之妹土淫俗之衛邦可驗也所以為難化而周公主之為東伯也管蔡之亂生於東土則周公行焉以為誅平之舉於其行因行方伯之述職而黜陟此所謂東征也白虎通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然則管蔡流言而周公居東二年即謂東征而居東土也其居東二年者非單為探採流言之苗脉坐而詗察拖至二年也誠以方伯述職循行東土宣布德化舊惡之沈酗者則迪之以彝訓餘風之淫醜者則正之以婚禮梗者鋤之迷者牖之二年之間蒲盧敏政一變

其俗而管蔡之端緒於焉畢露則罪人斯得也斯可以返
國也周公非但東伯乃攝行王事故二年以後四征不庭
則淮夷商奄餘孽未平也戎狄是膺而荊舒是懲也魯頌文孟
子以為周公事東征西討北膺南懲期於適四方之國而正天下
所以更遲一年而淹至三年也
慆慆卽唐風之日月其慆蟋蟀篇慆慆者滔滔也日月如水
滔滔而逝慆義見補義菀柳己為三年我猶不歸也制卽製也製
者雨衣也左傳齊師及濮雨不涉陳成子衣製杖戈立於
阪上哀廿七年是也裳衣者軍服也秦風之與子同裳無衣篇是
也在途遇雨故使雨衣於軍服也裳是軍服則例當銜枚

而今焉衣裳則不可銜枚也敦聚也獨宿者不得耦居之謂即唐風之誰與獨宿也（宿是信宿之宿止居也）東征將士相聚而在車下無非離室家而獨宿之人此之謂敦彼獨宿也爲歸士之言而憫其同儕故曰敦彼也言獨宿之苦而見其淹久故曰亦在也（亦在即猶在之義）采薇詩曰戎車既駕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蓋戎車者君子乘在其上而軍士聚在其下也烝者衆也若烝然罩罩烝然來息烝烝皇皇皆是也蠋之烝在與獨宿相對照蠋在桑野則烝衆而得所也哀彼將士則離家獨宿至今猶在車下而敦聚也（我東曰歸即采薇之曰歸曰歸所以在東而言歸也）集傳云四章皆言零雨以見行路窘苦也

熠燿恐是蟲名舊說以熠燿爲螢宵行爲夜飛蓋以螢如
火光而名爲熠燿也蘇武詩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可
驗也集傳之訓熠燿爲明直以下文熠燿其羽相對照釋
義然而夜蟲之得名熠燿本由其明光也則熠燿其羽之
爲鸎之鮮明並該不悖也宵行依舊說以夜飛看恐好
洒埽穹窒非爲待歸也獨處空室見鳴鸛之在垤知將陰
雨則征夫之苦此時尤切所以遙思而暗歎也洒埽庭內
窒塞空隙所以備陰雨也夫不在而婦獨居則庭塵無人
埽除窓壁亦多空穴也
苦瓜則不可食矣瓜空在田今在栗薪則失其所也此喩

未歸之時婦之獨處生業不遂如瓜苦之不可食也獨在空
室失其所依如瓜之在栗薪也曰敦曰烝與首章同一取
義桑野之烝在則乃曰敦彼之宿栗薪之烝在則實以有
敦之瓜然則敦烝相貫爲並聚衆多之義而蜎蠋瓜苦以
比征夫征婦之衆多也桑野之蠋則悲獨宿而羨微物之
得所也栗薪之瓜則喜新歸而追往時之獨處也首章三
章相照立詞也

卒章而言婚禮卽周公東征述職而革俗之效也之子于
歸乃自東之路所見也東土曾染商紂之淫酗餘風未殄
民多淫合不以婚禮之正也周公東征而革化三年之間

一變其俗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倉庚于飛則是卽禮月也婚禮嘉禮也不用純白與黑所以皇駁其馬也親結其縭而儀文之多燦燦彬彬至於九十則備禮而嫁娶也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偕之大道也舊者東征將士之三年始歸而見其舊匹也以新婚禮儀之嘉可知舊匹之相覯歡洽也大抵上之體下室家之情最切故首章之獨宿二章之伊可懷也三章之于今三年篇末之其舊如之何義相貫通也

九十其儀當以小雅九十其犉之文例推也此非指的之實數也以牛畜之多則曰七尺之犉者爲九十矣以婚禮

之備則曰其儀之多為九十矣取其近百之數以見其多此蓋周時之語例也如漢之言多數而曰七十二高祖之左股七十二黑子曹操之七十二疑塚漢詩之鴛鴦七十二皆非實數也

破斧

此周公東征而東民歸化者作此詩也管叔武庚之叛煽動殷民以稱亂則殷邦喪亡之後其有餘民皆鋤耰棘矜之類不過操斧斨器用之屬以為螳拒周公東征而伐之破折其斧斨錡銶所以謂既破又缺也殷民昔迷不知今乃大覺曰我斧雖破東征而四國是皇則東征之前民胥

昏溺於武庚之亂今焉咸新舊染同臻大道周公征之實
所以哀憐我而拯溺也
四國言周公之四征不軌也白虎通曰自陜已東周公主
之自陜已西召公主之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
下出黜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
陟而天下皆正也蓋周公東征而誅管蔡則其東征之行
非但東伯之述職周公實攝王事故因之而四征不庭則
淮夷商奄餘孽未平也戎狄是膺而荆舒是懲也東征西
討北膺南懲四方有截一匡天下此之謂四國是皇也

伐柯

斧既破缺故更伐新柯此伐柯所以次破斧也斧斨原是民產之器用曾已破缺而今玆歸化安業則不可不更修斧斨所以伐新柯也伐其新柯以比歸服新化也匪斧不克言非周公則不能作新也東土舊染紂惡淫醜成俗男女率多淫合不以婚禮周公而正之男女以正嫁娶以禮今乃大覺曰匪媒妁則不得娶妻也柯既比新化則周公新化卽嫁娶之以禮故斧既比周公而娶妻如何承於匪斧不克之下也

中庸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蓋伐柯則新柯之法匪舊柯莫能定遂乃斧居彼柯此柯之間而代之其

猶媒居兩間而成之所以伐柯之斧喻取妻之媒也此是
詩章取比之法無涉於作詩之本事也
伐柯不遠之則以喻歸服新化而周公之政教斯在是卽
其則不遠也昔者之婚不以禮親迎同牢廢而不問矣今
焉新被禮教婚姻備禮則同牢之席而籩豆陳列矣婚姻
備禮卽周公之教化斯所謂不遠之則也前者結縭而九
十其儀女之嫁也今者遘之子而籩豆有踐男之娶也周
公東征而罪人旣誅東伯述職黜陟善惡而四征不庭一
匡天下東土頑淫之俗革心歸化男婚女嫁禮文燦備言笑
歡欣於是乎躋太平矣復何為哉始可以返周也此下則

周公返周之後周人之詩也大抵鴟鴞已下諸篇次序轉成層節一貫相通也

九罭

詩中用魚多矣如烹魚釜鬵(檜風 匪風)魴魚赬尾(周南 汝墳)敝笱魴鰥(齊風)皆指橫逆之類管蔡叛逆即鱒魴之衡流彷徉非細罟閼網所可羅得矣罪人既得而管叔伏誅則不得逃脫於王網即鱒魴之入九罭也九罭爾雅謂之緵罟郭璞謂之百囊罟亦謂之罭是也既誅管叔而公乃西歸故周人喜之曰我覯之子也亦既覯止則德容光著而袞衣繡裳也此詩蓋周人喜公之西歸而作也

中兩章則追本公西歸時在路而言也鴻飛之喻與易之鴻漸同其時義盖以鴻之順時以漸乃聖人之時義也漸卦之鴻自初爻之干（水畔曰干）二爻而磐三爻而陸（平地曰陸）四爻而桷五爻而陵上爻而逵卽鴻之自水干而漸飛漸上以至天逵也公歸之行譬之鴻飛則鴻之已飛遵渚卽漸干之時而公之已發而遵東土之路也鴻旣遵渚則飛向有所必自干而終至于逵逵之天路譬之則天朝也公旣遵路則歸向有所必自東路而終至于天朝斯謂公歸豈無所也然則公之今在東土不過於女信處只是姑留也（汝者指東人也）鴻之自干而漸于陸則已在平地之上飛將于逵遂

無復下于干之理故漸九三之漸陸曰夫征不復今公之自東歸而已至中路其猶鴻之自渚而已遵於陸于時也罪人既誅邦難悉平已遵平坦之地歸向天朝之路無復中途復路返向東土之理即鴻飛之已陸遂不復下於渚干斯謂公歸不復也姑且於女東而信宿則非久當西歸也既曰遵渚遵陸則公之已發行而遵歸路也結之以於女信宿則公之尚在東土也蓋以鴻遵渚陸以聖人之時義而言之謂將西歸遵路也非以已發歸而言也詩之取比立詞先主時義此當活看

是以者指遵陸而言也鴻之遵陸即公之西歸故我周有

此衮衣之大人也無我公歸者周人指東人而言之也公既西歸矣汝之東人更勿以公而東歸也

狼跋

●狼是貪獸此譬管叔也狼之前二足長後二足短與狽相須而立狽則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無狽不得立所以立則跋前疐後也管叔前與武庚叛而武庚既敗則狼之跋前也後更流言以危王室而罪人斯得則狼之疐後也進退顛倒而情跡盡露矣

遜是謙遜也謙遜即周公大德之恭讓也孔子曰君子恭儉信讓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

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以聽天命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出表記)此周公所以為大聖也狼之跋疐而罪人旣誅則流言之端緒昭晳無餘而東征三年之間適皇四國宣布教化太平天下之功業如彼其盛公之德於是乎大美盡善公猶深存謙遜不自有其美惟以恭讓此之謂遜碩膚也心之動靜必形於步履公遜其大美無一毫自尚自尊之心澹如晏如所以步履安重而赤舄几几也曩者流言之變無損於日月之明而謙遜之德愈光所以德音之毫無所玷此之謂德音不瑕也首章第四句是與狼之跋疐對舉立文故

必言足容之赤舄也（赤舄卽上公衮冕之服故大雅韓奕篇曰玄衮赤舄今此九罭云衮衣繡裳此言赤舄蓋一例也）赤舄几几以周公返國後而言也東征三年之間旣誅罪人因以東伯述職循行列國而黜陟善惡革洗殷染而教牖禮法東征西討北膺南懲當此之時席不暇煖不遑啓處今旣身致太平還歸王朝則位冢宰而総百官惟是恭謙安重而几几赤舄自著於衮衣繡裳之儀也

抑又言之公遜碩膚謂避謗讓美而不居此卽鄭玄避位居東之說也東征非避位也周公東征而罪人斯誅四國是皇則是行卽以攝王政之冢宰兼之東伯述職蓋爲罪人之查得也黜陟之大行也殷俗之革化也淮夷商奄餘

悖之討平也戎狄之親膺也躬總許多機務身擔天下太
平之責而行者也雖一日若宛然左辟不居其職則周天
下其岌岌乎管叔流言不過蚍蜉之撼樹也尺霧干天何
損於日月之明仰不愧俯不怍有何踢縮遜避乎聖人所
為若天地日月周公而寧為設此表襮避嫌遜居乎馬融
鄭玄之以東征謂東行避謗蓋誤讀金縢編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之句也然而我之弗辟司馬遷本有明解
魯世家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
恐天下反周無以告我先王周公何嘗避位於流言之謗
何嘗有加乎公之忠聖周公大聖也豈避謗遜退若後世

權臣一遭疑謗逡巡退卻修飾邊幅然哉
檜曹詩末皆思西周而終言郇伯之勞四國豳風者西
周之詩也周公以東伯述職而四國是皇之詩也所以
次於曹也周公詩三編風而似雅此其豳居風雅之間
而承上接下也

豳風七編其三周公詩也其四周公事也繫之於豳豳
者樂府舊名也太師之追補也蓋以樂歌聲音而以類
繫之也邶鄘樂府之舊名而其詩則衛詩也周詩之繫
以豳風即一例也後世易水歌大風歌秋風辭皆繫楚
辭漢唐山夫人所製之安世房中歌原是漢樂府而謂

之楚聲皆此類也

大論詳